中叶以后，20世纪似乎渐渐变成一个破灭的世纪，大家原先的信念越来越不能坚持。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暴露了欧洲内在的社会病。

即便要改革现代世界，也是在这现代世界里面改革。

人一定先承受了已有的文化，然后才去学其他的文化。

彼此间是不同的，必须要找出大家共同的问题、共同的规范，以及对经验世界共同的了解。

特殊环境与特殊历史造就了封闭成素，但人类思想或多或少总会接触到一些共通的问题，这就涉及开放性成素。

“目的理性”变成“工具理性”，就是所谓“合理的就是有用的”。

谈“A is useful”，一定要谈“A is useful for what”。

“理性是为欲望服务的”，因为人是生物，有一套需要，他把人的需要当成基本的目的，然后说符合目的的一切就是合理，这就是工具理性的观念。

现在如果我们以工具理性的方式跟别人讲话，对方就很容易了解，但如果要超越工具理性意义来讲道德理性，对方就会觉得很难懂或者很怀疑。

等到人类思想、意识渐渐复杂之后，就把外在价值给内在化，因此在神话解释中不再说“人有需要，所以有信仰”，而是说“信仰是对的”。

社会行为之所以可以进行，是因为我们知道某些规范的最低门坎是人人都会遵守的。

把人看成一种欲望的生物，然后发展知识来配合欲望。

一方面说人类理性思维是不可相信的，但是却又相信自己的论述是真理。

真假的判定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判准。

更根本的危险，不是认为我们没找到真理，而是认为根本没有真理。